



梁實秋主編

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47

福澤諭吉



聯任新刊

566238



福澤諭吉



44444/12

有所權版

印翻勿請

福澤諭吉

——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47

主編：梁實秋

著者：池田鍊三郎

譯者：敏田鍊三郎

出版人：出版社

臺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61巷38號之10二樓

電話：七〇三三二二三

郵撥：一〇三三五二五

發行人：林獻章

法律顧問：林樹旺律師

印刷：中興印刷廠

臺北市雅江街二十六號

局版臺業字第〇一八八號







566238



福澤諭吉



4/11/1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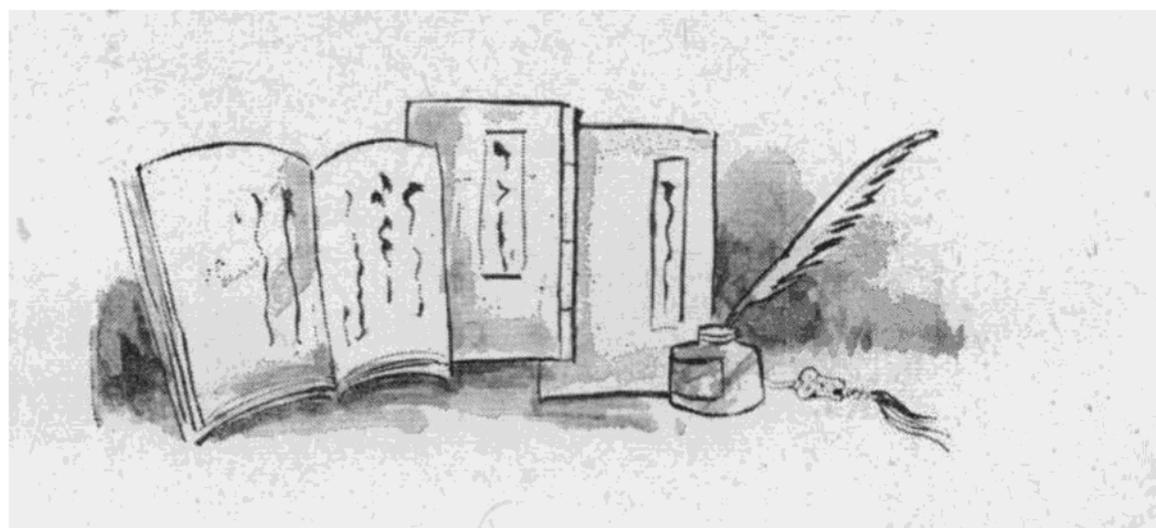
●梁實秋主編

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4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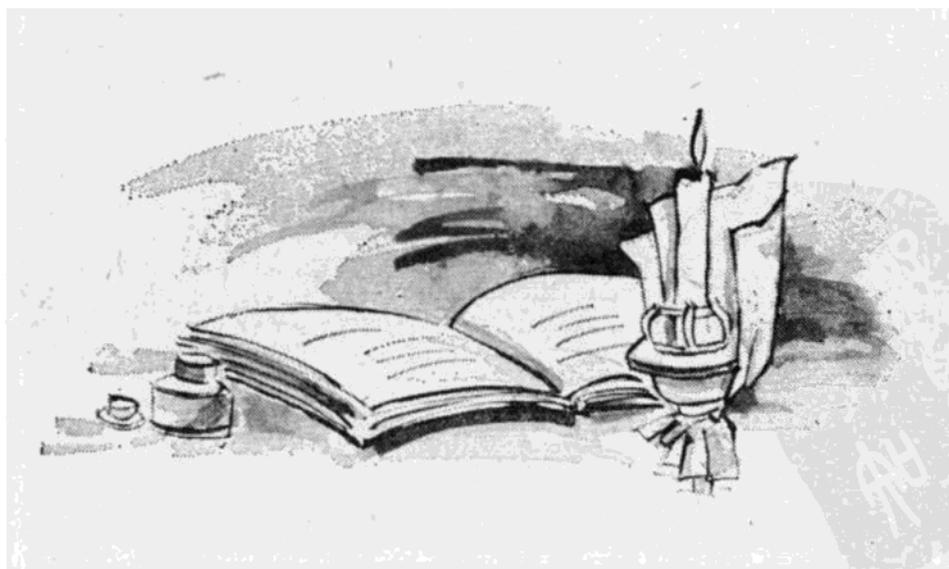
福澤諭吉

翩翩少年

| | | |
|------|-------|---|
| 封建武士 | | 五 |
| 伶俐聰慧 | | 九 |
| 小小閣樓 | | 三 |
| 破除迷信 | | 八 |
| 時局轉變 | | 四 |
| 寒窗苦讀 | | |
| 勤學荷文 | | 三 |
| 才高遭忌 | | 五 |
| 嚮往江戶 | | 三 |



| | | |
|--------|----|-----|
| 夜抵大阪 | …… | 四 |
| 情同父子 | …… | 五〇 |
| 偷抄洋書 | …… | 五五 |
| 研習砲術 | …… | 五九 |
| 搶救火災 | …… | 六三 |
| 解剖活熊 | …… | 六九 |
| 遨遊世界 | | |
| 攻讀英文 | …… | 七五 |
| 橫渡大洋 | …… | 八一 |
| 美國之行 | …… | 八六 |
| 任翻譯官 | …… | 九三 |
| 訪問歐洲 | …… | 一一五 |
| 多事之秋 | …… | 一二三 |
| 整頓私塾 | …… | 二二八 |
| 『西洋事情』 | …… | 二三四 |
| 再度赴美 | …… | 二三七 |
| 擴建私塾 | …… | 二四二 |
| 有爲有守 | …… | 二四八 |



民間導師

邁向目標……………一五一

慶應義塾……………一五七

榎本武揚……………一六一

暗殺事件……………一六五

作風開明……………一七二

教壇巨擘……………一七六

倡導演講……………一七九

突破難關……………一八四

建設文明

獨立自尊……………一八九

爲民喉舌……………一九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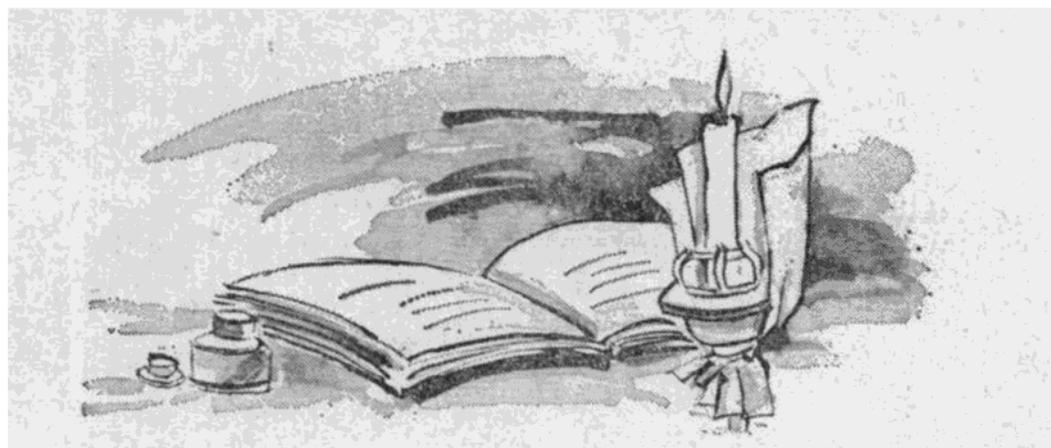
淡泊名利……………二〇三

晨間散步……………二〇七

肩挑重任……………二二〇

後記……………二二五

年譜……………二二九



翩翩少年

封建武士

十月刺骨的寒風，淒厲的呼號。

暮色籠罩下，尚能窺見英彥山矇矓的輪廓；山國川從耶馬溪一路潺潺而來，川畔，中津街市的房屋櫛比鱗次地聳立著，家家戶戶透出柔和、溫暖的燈火。

遠遠走來一位蒙著面的漢子，衣襖挽在腰際，步履蹣跚。他的樣子像個武士，但卻只佩帶了一把刀，手中還提著一寒愴的葫蘆。

一個大約十歲左右的男孩，緊緊握著母親的手。

「媽媽！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那位叔叔好像非常怕冷，妳看他走路都蒙著臉孔呢。」
母親臉上泛起微笑。



「我想那位叔叔不是怕冷，而是不想讓別人看到他的臉孔。」

「他是不是做了壞事？」

「不是吧！現在一般武士都很窮，連醬油都得零買，他們覺得這是一件很見不得人的事。」

日本九州的中津藩（大分縣），名義上的俸祿雖是十萬石，但是實際上的收成卻不到五萬石，要以如此微薄的收成養活一千五百名武士，其拮据可想而知。因此身分卑微的武士，常常三餐不繼，不但無力購買整桶的酒或是醬油，甚至得從事一些家庭紡織等副業，才能勉強度日。

實情雖是如此，但是武士有武士的自尊，他們的地位本在農人、商人之上，沒想到會淪落到零購醬油的地步。對他們而言，這無異是奇恥大辱，所以都要等到日落西山後才蒙面出來購買食物。

這位尚不懂人情世故的男孩，似乎還不了解媽媽的話，他又拉拉母親的手。

「媽媽！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我們不是也很窮嗎？」

「是啊！我們家是下級武士，薪俸只有十三石，僅够扶養兩名親屬，當然很窮。」

「那麼，媽媽妳也不好意思去購買東西囉！」

這時母親神情異常嚴肅地說：「諭吉，媽一點也不感覺羞恥，爲什麼要認爲貧窮是一件可恥的事呢？一個人只要堂堂正正的做人，處事坦坦蕩蕩，工作勤勉，腳踏實地，雖然貧窮也不可恥，真正可恥的是認爲貧窮是下賤的，而躲躲藏藏、畏畏縮縮羞於挺胸見人。」

在刺骨的寒風中，母親鏗鏘有力的一言一語，深深打入男孩的心坎。

男孩沒有再問，母親亦沈默不語，母子倆手牽著手，走在充滿寒意的街道上，往家的方向蹣跚去。

「日本文明之父」福澤諭吉，誕生於一八三五年一月十日。

福澤諭吉的父親百助是大阪堂島中津藩倉庫的管理武士，當時藩的主要收入是農民所繳的米糧，而百助就是負責管理米糧的武士。他的薪俸十三石，僅够扶養兩個人，身分卑微，責任卻非常重大，而且深得上司器重。這是因為他學問淵博、為人誠實、做事中規中矩。

有一天，百助從外面歸來，突然詢問家人。

「咦！那串錢呢？」

當時流通市面的串錢，是將九十六枚一文錢穿成一串，而後一串當作一百文通用。

「哦！那串錢啊，已經用掉了。」

聽到傭人如此回答，百助臉色一變。

「什麼！那串錢裏有非常罕見的古錢，我將古錢拿出來，根本不够九十六枚，你把那串錢付給了誰？」

「我付給賣魚的，不過這也沒啥關係，一串錢只少了兩、三枚，我看也不會有人詳細去計算的……」

百助的表情十分嚴肅，緩緩啓口道：「這才更糟糕，串錢能在市面上流通，是因為大家都互信互重，倘若有人以為少兩、三枚也能敷衍搪塞，這與欺騙又有何兩樣呢？現在快去把魚販找

來。」

但是很不湊巧，這個魚販是流動攤販，那天剛好叫賣到此地。

於是百助特地僱人四處尋覓，到第三天才好不容易找到了這位魚販，還給他大約十文錢。

僅僅爲了五文或十文錢，如此大費工夫，也許小題大作，但是社會之存在，正有賴於社會上每一個人互信、互助、互愛，所以縱然是微不足道的小錢亦不可矇騙世人。——百助就是如此循規蹈矩，一絲不苟的君子。

百助因職位的關係，其交易對象往往是大阪的大商人，經手的金額頗巨，但只要他主其事，就絕對不會有絲毫差錯。自從百助掌管倉庫以後，米糧的收入增加了一倍。

百助雖然是位身分卑微的下級武士，但是卻博學多聞，時常和薪俸高達數百石的上司，吟詩弄墨。他常常自覺天天和算盤爲伍，不但不合本身志趣而且無法實踐心中大志。於是三番兩次向上司請求調換職位，但皆未獲應許，最後終其一生都埋沒在這個身分待遇低微的職位上。

封建時代階級劃分得很嚴格，此種根深柢固的觀念想於一朝一夕之間予以改變，無異難如登天，因此許多人懷才不遇。

「每次咀嚼父親內心的孤獨、痛苦時，余皆會情不自禁地潸然淚下，封建社會制度是家父不共戴天之仇人。」後來論吉曾如此慨嘆。

百助於天保七年（西元一八三六年）六月，四十五歲英年就撒手西歸，此時其長男三之助年僅十一歲，其下尚有三個女兒，而么兒論吉剛滿一年六個月，寡母遺孤六人只得含淚返回故鄉中津。

伶俐聰慧

一個沒有父親的家庭，原本就很孤寂，更何況家中最大的孩子才十一歲，最小的孩子剛剛斷奶，要將這五個嗷嗷待哺的孩子撫養成成人，談何容易。可是母親順子並沒有被這惡劣的環境所擊倒，毅然挑起了沈重的擔子，而且家中經常洋溢著歡樂、明朗的氣氛。

老公諭吉是位健康活潑、人見人愛的孩子，七、八歲的時候，已經和大孩子一樣能幫母親做家事。他長得壯碩魁梧，外表看來彷彿已是十歲的模樣，而且手藝精巧，常有別出心裁的巧思。

「諭吉！諭吉！」

古井旁邊有人在呼喚他，他走出一看，見姊姊正探頭往古井裏看。

「姊姊！什麼事呀？」

「你瞧井底有個亮晶晶的東西。」

「哦——妳把鍋子掉下去了，是嗎？」

「是啊，真是糟糕！」

諭吉若無其事地對她說：「沒關係，我幫妳撈上來。」

「可是古井那麼深，你怎麼撈呢？」

諭吉晃著小腦袋，悠哉遊哉地踱入房子裏，從工具箱內拿出一把小刀，然後走到院子裏砍下一截樹枝，靈巧地做成一個鉤，再用繩子將鉤綁緊拋進井裏。

但是用樹枝做成的鉤太輕，只在水面上漂浮而無法鉤住鍋柄。

「還是不行哪！」

「等一下，我來想個辦法。」

此次諭吉在鈎的前端，綁了一塊石頭，然後技巧地操縱繩子，將小鍋鈎了起來。

「諭吉，你的手脚真是巧！」

「那還用說，以後有什麼困難儘管找我。」

「好，那就再拜託你一件事，我們房內的衣櫃打不開，真令人傷透腦筋！」

「那鑰匙呢？」

「丟了。」

「好吧，我試看看。」

他拿了一根彎曲的鐵釘，一面扭轉鑰匙孔，一面仔細推敲，一小時後，衣櫃打開了。

「真是了不起！諭吉你以後可以去當小偷。」

「姊姊！不要開玩笑。」

諭吉微微一笑，全然不當一回事地繼續去做其他的工作。

有一天，諭吉在庭院的角落古井旁邊劈柴，身手俐落。

和煦亮麗的陽光溢滿房間，母親順子坐在室內紡紗，不斷迸出「輪——輪——」的聲響。

突然，紙門上映出了一個人影。

「咦！是知惠嗎？」母親說著，拉開了紙門。

映入眼簾的是一位披頭散髮的女乞丐，不知是癡呆或者瘋顛，只是吃吃地笑著站在那兒。



「知惠，妳爲什麼站在那兒？快進來！」

「諭吉！諭吉！」母親大聲呼喚諭吉。

古井旁邊的諭吉，停下揮動著斧頭的手。

「知惠來囉，諭吉……又得拜託你了。」

諭吉臉上頓時浮上一層不悅的顏色。

「真是討厭！」

「你很厭惡她，是嗎？」

「是啊，她髒兮兮地而且臭氣冲天。」

母親莞爾一笑，把女乞丐叫進庭院，要她坐在草坪上，然後挽起袖子，從房內走了出來。

「唉唷！好多蟲子啊，好吧……現在我幫妳整理乾淨，妳要乖乖坐著哦——」媽媽說著，

並站到女乞丐的身後。

母親順子不像社會上一般人那麼勢利，她對經常在家中出入的農人、商人毫無輕蔑之態，對待乞丐亦彬彬有禮、客客氣氣。雖然自家經濟也很窘困，但是只要托鉢的和尚或乞丐站在門前，她不管本身多麼忙碌，必定抓著一把米趕出來，放在他們的碗內。

知惠是當地的乞丐，在碧空如洗、萬里無雲的日子裡，順子一定在陽光下幫知惠捉蟲子，否則就會覺得少做了一件事，終日耿耿於懷。

「我這個人真是愛管閒事……可是你們看！蟲子密密麻麻的……來吧，諭吉，拜託你囉。」母親一面說著，一面從知惠頭上抓出蟲子放在庭院的石頭上，可是實在太髒太臭了，不敢用指甲將蟲子搯死，只得找一塊石頭將其敲碎，這就是諭吉的工作。